

臧克家旧体诗的创作缘起与精神内涵

王 成 志*

<目 次>

- | | |
|------------------|---------------|
| I. 引言 | 2. 劳动书写中的革命情怀 |
| II. 臧克家旧体诗创作的缘起 | 3. 题赠书写中的文化寄托 |
| III. 臧克家旧体诗的精神内涵 | 4. 时事书写中的民族精神 |
| 1. 友情书写中的生命意志 | IV. 结论 |

<국문제요>

1970년대 이후 장극가(臧克家)는 구체시(舊體詩) 창작의 전성기에 접어들었다. 이러한 창작 현상의 형성은 혁명가들의 구체시 창작 풍조의 영향, 유년기에 형성된 깊은 전통시 애호 정서, 그리고 ‘오칠’간교(‘五七’干校) 생활 경험과 밀접한 관련이 있다. 장극가의 구체시는 제재가 풍부하고 내용이 광범위하여, 우정에 대한 진실한 서정이 있는가 하면 노동생활에 대한 사실적인 기록도 존재한다. 또한 사물에서 제재를 얻어 정감을 기탁한 제영(題詠)과 증답(贈答) 작품이 있는가 하면, 현실에 주목하고 시사를 논평한 시대의 목소리도 담겨 있다. 이러한 다양한 제재는 함께 풍부하고 선명한 정신세계를 구축한다. 우정을 노래한 작품은 강인한 생명 의지를 드러내고, 노동을 형상화한 작품은 확고하고 집요한 혁명적 정서를 구현하며, 제증(題贈) 작품은 깊은 문화적 이상을 기탁한다. 또한 시사(時事)를 다룬

*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 中國語言文化學部 講師

작품은 강렬한 민족적 책임감을 보여준다. 그의 구체시는 개인의 삶의 체험, 시대적 감수, 그리고 가치 추구를 하나로 융합함으로써 현실주의 정신 전통을 계승하는 동시에 독자적인 사상적 함의와 예술적 가치를 드러내고 있다.

1. 引言

臧克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和作家，其新诗创作成就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烙印》等作品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文学史价值，已成为臧克家研究的重要议题。相比之下，其旧体诗创作虽历时数十年、数量丰富，却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臧克家进入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构成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集中体现了诗人的人生体验、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

目前学界关于臧克家旧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作历程与总体特征的梳理¹⁾、艺术风格与语言特色的分析²⁾，以及作品思想内容和现实关怀的阐释³⁾。这些研究为认识臧克家旧体诗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于其晚年旧体诗大

1) 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

吕家乡，《从旧体诗到新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李遇春，《臧克家的〈忆向阳〉》，《名作欣赏》第8期，2009。

吴艳玲，《苦吟：从杜甫、吴嘉纪到臧克家——检讨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道路》，《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2004。

常文昌，《看似寻常最奇崛——〈臧克家旧体诗稿〉》，《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1994。

2) 此类代表性文章有：

祝一寰，《诗句常新明日月——论臧克家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求是学刊》第3期，1988。

郭树荣，《体旧诗新——读〈臧克家旧体诗稿〉》，《发展论坛》第8期，2000。

廖四平，《继承与超越——臧克家的现代诗论与中国古代诗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0。

量涌现的深层原因仍缺乏系统探讨,对不同题材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及其内在关联也缺少整体性观照。

基于此,本文以1970年以后创作的旧体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创作缘起’与‘精神内涵’两个维度展开考察。一方面,结合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与情感因素,探讨臧克家晚年旧体诗创作兴盛的原因;另一方面,以友情诗、劳动诗、题赠诗和时事诗等主要题材为切入点,分析其作品所体现的生命意志、革命情怀、文化寄托和民族精神,进而揭示臧克家旧体诗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臧克家诗歌创作整体面貌的认识,并进一步发掘其旧体诗创作的独特价值。

II. 臧克家旧体诗创作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以前,臧克家主要进行新诗创作,不仅诗歌产量丰富,亦有大量诗歌理论存世,但这期间旧体诗作品却寥寥无几。出人意料的是,70年代后,臧克家却进入了旧体诗创作的喷发期。据《臧克家全集》第四卷来看,臧克家共有旧体诗300余首存世,70年代前仅存3首,其余全部作于1973年以后。⁴⁾因此,70年代后,诗人大量创作旧体诗的原因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50年代后半期,革命家旧体诗词创作的兴起,使臧克家对旧体诗词的态度发生转变,这也间接促成了其后期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1956年11月,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和副主编徐迟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请求毛

3) 此类代表性著作与文章有:

袁忠岳,《诗的言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45页。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王成志,〈田园·苦吟·抒情—臧克家旧体诗的诗学渊源研究〉,《중국어연구》제105집, 2023.

4)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4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泽东改正自己八首诗词的传抄之误，并交给《诗刊》发表。1957年1月12日，诗刊社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亲笔回信，毛泽东在原有的八首旧体诗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的十首诗词。信中毛泽东对旧体诗的写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⁵⁾虽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直言旧体诗词的局限之处，但毕竟是对旧体诗词合法性及合理性存在的肯定。1月25日，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在《诗刊》发表，这应当是毛泽东诗词首次大规模公诸于世。此后，原有的反对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也不再公开反对，且本在私下创作旧体诗词的文人也得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作品。自此，旧体诗创作逐渐繁荣起来。

1957年以后，臧克家对旧体诗创作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他不再压抑内心对古典诗词的喜爱，并开始大力提倡旧体诗的写作。1962年，诗人作〈学诗断想〉和〈新诗旧诗我都爱〉两篇文章。并且在〈新诗旧诗我都爱〉中诗人直陈对旧体诗的喜爱：“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文化大革命期间，臧克家抑制不住自己内心对朋友的怀念，便通过书信私下与朋友进行旧体诗词唱和，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歌颂友情的佳作。如〈致亚平〉、〈寄姚雪垠同志〉、〈寄徐迟同志〉等。改革开放以后，他更是对旧体诗词大力提倡。1983年，臧克家作〈新诗旧诗互相学习〉，他在文章中提出，新、旧体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旧体诗有其优点，比如句短意多，具有较强的音乐性，而且旧体诗中的字句都是经过诗人千锤百炼后得来，有时一个字便可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新诗也有其优点，如主要运用口语创作，与现实生活较为接近，便于表现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等。所以，新、旧体诗不应该是对立的，二者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1986年，臧克家继续以这一问题为中心，又发表了〈新旧体诗关系问题〉等。诗人在后期的文章中写到：“到了50年代，由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毅诸革命前辈的旧体诗作成就大，影响深，风气为之转变。诗的刊物也为旧体诗留有一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80页。

席之地。于是,旧体诗作者日众,抬头挺胸,跃跃欲与新诗抗衡。形势激人,我也振奋精神,尝试起来。”⁶⁾由此可知,革命家旧体诗词创作的兴起,改变了臧克家对旧体诗词的态度,进而促进了其后期旧体诗的大量写作。

其次,幼年的家庭环境使臧克家自小便怀有强烈的旧诗情结,这种情结从根本上推动了其后期旧体诗的喷发式创作。臧克家对古典诗歌怀有特殊情感,他说:“几十年间,我寝馈于古典诗歌之中,它的美,它的力在诱人,也在鼓动我。”⁷⁾这种对古典诗歌沉浸式情感的产生与其早期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臧克家出生在一个旧式的文化气息浓厚的封建家庭,其祖父、父亲以及四叔等人都能作诗,而且有时还组织诗社。据诗人所讲,幼时自己家的堂号叫‘南凝翠轩’,正是这样一个诗意浓厚的名字陪伴他度过了整个童年。其父臧统基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又有些神经质的人,他爱诗,这种爱是发自肺腑的,从他的气质和情感上来看,他与诗人极其接近。臧统基曾与其族兄臧武平结诗社,而且分别取号‘石榴花馆主人’、‘双清居士’,他还曾自费出版与臧武平两人的唱和诗集《霞光剑影》。在父亲影响下,臧克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臧克家讲到:“是父亲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⁸⁾除父亲外,臧克家的祖父也对其影响颇深。祖父也极爱诗,尤爱白居易的诗。据诗人所说,祖父在朗诵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和《琵琶行》时,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常常引得臧克家情不自禁地感动起来。七八岁的时候,祖父便教臧克家读诗,那时就已将古典诗歌的种子埋藏在诗人幼小的心田里。少年时期,臧克家因爱情而受挫,曾向祖父说出了‘自杀’的话。这时,祖父作诗相勉:“春蚕栖绿叶,起眠总相宜。一任情丝吐,却忘自缚时。”⁹⁾这首诗让臧克家铭记于心,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祖父的可爱。正因如此,诗人在散文《祖父死去的周年》中充满深情地写道:“祖父虽说是死了,也可以说他还在活着,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他的影子在梦里,在月下,在不寐

6)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703页。

7)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703-704页。

8)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582页。

9)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5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1页。

的深夜常常投进我相思的眼底。”¹⁰⁾由此可见，家庭环境的影响使臧克家从小便对古典诗歌持有浓厚深刻的情感，这对其旧体诗创作产生了最内在，也是最根本的影响，诗人曾写道：“在这诗的环境气氛中，我幼小的心田上，萌生了诗的苗苗。”¹¹⁾“尽管在那时我还不了解诗，但家庭环境里的这种浓厚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¹²⁾

最后，臧克家对‘五七’干校的‘另类’情怀，直接促成了其旧体诗的大量创作。1968年5月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下达了开办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文件。不久，‘五七’干校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在所有开办的‘五七’干校中，鄂南咸宁向阳湖干校因住有较多的文化名人而富有知名度，如沈从文、张光年、冰心、臧克家等都被下放至此。对于‘五七’干校，许多知识分子对其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在未进入干校前，有人满怀激情地想要投入到那里的生活中，甚至在未得到批准后，怅然若失。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说道，刚开始他被批准前往干校，“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几日后，又被告知未获批准，于是“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¹³⁾。他们认为在紧张的斗争环境中，干校也许是世外桃源，与自己当时所处的无休止的批斗环境相比应该算是和平一隅。然而进入干校后，现实与设想之间产生了极大落差，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对干校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72年3月，杨绛和钱钟书被作为老弱病残送回北京。在遣归的前夜，杨绛因能早些回去，便私心窃喜，当她看到那些仍然不能回去的老弱病残后，心生愧疚之情。然而，杨绛坦诚地说：“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欣喜。”¹⁴⁾最终她明白了，“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乞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

10)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5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3页。

11) 臧克家，《臧克家旧体诗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19页。

12) 运河，《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8页。

13) 陈白尘，《牛棚日记》，李城外 编，《向阳情结》(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2页。

14) 杨绛，《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74页。

我”¹⁵⁾。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干校改造的无奈和惋惜。

虽然对这段历史,许多人持否定态度。然而在臧克家的心里,干校生活却是最令他难以忘怀的。臧克家在干校时,初期生活许是有些艰苦,而后期主要从事一些非体力劳动,如看菜园、值夜班等。身体上没有太大的劳动负累,加之精神上也没有太大压力,他的身体变得比以前好了。他说:“说来也好笑,过去我有些多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的老毛病,到干校以后竟不治自愈了。以前每晚失眠,吃最厉害的安眠药照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可到了干校,每晚身子一沾床板便鼾声大作了。过去吃饭时,每顿吃得很少很精还常常消化不良,而在干校,每顿粗茶淡饭能吃上好几碗。去干校前,我是弱不禁风的病号,上二楼都要坐电梯,从干校回来,我倒步履轻捷,中气十足,越活越年轻了。”¹⁶⁾身体上由体弱多病变得健康硬朗,精神上也没太大压力,自然会对这段生活充满不舍与留恋。以至于1975年诗人在回忆干校生活时写到“身离心不离,生死不相忘”(《离别干校》)。在回到北京以后诗人还会回想起与战友在干校月下座谈的情味,基于此种心情,臧克家写了多首旧体诗,以记此段难忘岁月,诗中流露出的是浓浓的战友情以及对劳动的无限想往。他在《臧克家诗选》(1987年版)序言中说:“1969年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同战友一道到江南‘向阳湖’畔的干校,学习、劳动,锻炼了三年。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感受极深,受到的教益极大。每当想起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想起那些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想起与战友们亲密相处、同甘共苦的朝朝暮暮,我的心呀,便波浪起伏,如同涨潮一般。相去的日子越长久,对那种生活的忆恋越深厚,每一念及,如饮醇醪。在按捺不住的激动的心怀时,我以真挚的深情,新旧体并用,写了几十篇《忆向阳》组诗。”¹⁷⁾由此可见,对于干校生活的留恋和怀念直接促成了臧克家旧体诗的创作。

15) 杨绛,《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74-75页。

16)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623页。

17)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657页。

III. 臧克家旧体诗的精神内涵

臧克家善于将个人的人生体验、时代感受与价值追求融入具体的创作对象之中，使其旧体诗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写景层面，展现出鲜明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无论是抒写友情、记录劳动生活，还是咏物寄怀、评述时事，都凝聚着诗人对生命、时代、文化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因此，考察臧克家旧体诗不同题材所承载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创作思想，也有助于把握其旧体诗艺术的内在价值。

1. 友情书写中的生命意志

臧克家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言明：“如果把各种情感排个队的话，我想友情在我的心中可能是要排到第一位的。”¹⁸⁾他的小女儿也曾说过：“我一直深深地感到，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亲情和友情这座天平上，友情的砝码是重于亲情的。他对朋友的一腔热情真像火一样炽热。”¹⁹⁾20世纪70年代臧克家所写的旧体诗中，除了描写“干校”生活的，其余大部分是与朋友赠答的友情诗。

臧克家的友情诗抒发了对朋友深切的怀念之情，但这些友情诗所散发出的独特气质则是强烈的生命意志。且看〈寄姚雪垠同志〉，诗云：

一年无暇日，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佳节少闲情。
每思倾谈乐，出门步又停。

18) 运河，《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88页。

19)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628页。

咫尺天涯远，面隔心交通。
拭目丰碑立，共仰英雄风。

前半部分通过白发、墨迹、孤灯等意象，刻画的是冷清孤寂的环境氛围，通过对朋友姚雪垠著《李自成》的日常生活场面的描写，展现了姚雪垠勤恳与辛劳的品质，“大著何时竟？寸阴共天争”，书写的是一种宽广的胸怀，和对于友人著书成功的坚定信念。“每思倾谈乐，出门步又停”，作者又将笔触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每当想要去找友人倾谈时又怕耽误其著述，所以停住了前去的脚步。接着说到“咫尺天涯远，面隔心交通”，以表现自己和友人虽不能见面，但是能神交的精神境界。读毕全诗，我们不仅能深刻感受到作者与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而且还能够体会姚雪垠奋进的人生态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诗作还有《送靖华同志远行》、《寄南京友人》、《寄徐迟同志》等。

臧克家除了塑造友人极富生命意志的形象外，还通过对自己老而弥坚的形象描绘，极力展现自我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念。即如《述怀》二首：

其一

自沐朝晖意翳茏，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

其二

天高地迥势巍峨，斗室谁甘坐婆娑。
胜境贪看随日好，余年不计去时多。
闻鸡志壮犹起舞，引吭情豪欲放歌。
四海翻腾风语骤，思透碧浪化微波。

第一首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晚年的达观态度和强烈生命意志。第二首最为贴切地表现了臧克家老来的心理状态。“胜境贪看随日好，余年不计去时多”是臧克家自己最为欣赏的两句，大有顾炎武“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

更着花”²⁰⁾之态。这两句写出了诗人不惧年华易老，只争朝夕，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山辟岭，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远大理想和精神品质。臧克家曾表示，自己从不考虑生死，虽已年过七十，但他却认为七十只是人生的一个开始，“闻鸡志壮犹起舞，引吭情豪欲放歌”，这是诗人的实感，也是他的真情！值得注意的是，臧克家不仅用诗句鼓励自己，还用同样的情感基调去感染友人，而这些励人的诗歌同样也是诗人自身生命状态的展现。如〈寿靖华同志八十寿辰〉，诗云：“堪笑‘七十古来稀’，我今为君寿八十。壮怀葱茏春常在，头上白发莫相欺。”这是作者为老友曹靖华祝八十大寿所书。年已八十的老友身体非常康健，不时乘车访友，与臧克家交谈，常因兴致浓烈而忘记时间，正如董必武读毕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后，在给曹的一幅立轴中写到的：“洁比水仙幽比兰，梅香暗动骨弥坚”那样，令臧克家敬佩不已。“壮怀葱茏春常在，头上白发莫相欺”二句，不仅是对于友人身体状态的客观描述，更是对之精神上的激励。又如〈寄端木蕻良同志并励之〉中的“青山撼摇谈何易，正沐风雨发新柯”广为流传，诗人在诗中劝励友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乐观的信念渗透在字里行间。

2. 劳动书写中的革命情怀

1978年3月，臧克家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出版。本集囊括了自1974年12月至1975年4月间创作的五十多首旧体诗，内容主要是描写诗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后的劳动生活。臧克家的‘干校’劳动诗有着很鲜明的政治意图，那就是赞扬‘五七’干校，称颂‘五七指示’。下放‘五七’干校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是他们一生无法愈合的创伤。然而对于臧克家来说，却如鱼得水。这一方面是因为臧克家从小便生活在农村，他和农村的孩子一起混在泥土里，并且深刻感受着农民的艰辛与不易。臧克家曾说：“我爱农村，爱农民，爱得深沉，甚至连他们的疮疤我都喜欢。”²¹⁾另一方面，臧克家下放之时，‘文革’已经

20) 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25页。

进行了三年。据诗人自己表述, 没完没了的批判, 早已使他心力交瘁, 无比厌倦, 因此, 下放许是能获得一段宁静时光。²²⁾最终, 这段‘干校’生活经过诗人的回忆, 便幻化成了一首首美好的抒情诗。以至于诗人在离别干校时感叹道“身离心不离, 生死不相忘”(〈离别干校〉)。

臧克家的劳动诗主要描写他在“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 透露出一种紧张而又欢快的气息, 表现出对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里既有对于下田种植和收割作物等主要的劳作内容的描写, 也有对于“干校”日常生活, 如午休、做饭、养猪、挑粪等的描写。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牛班〉, 诗云:

朝霞正粲然, 驱牛同下田。
翻地深三尺, 老草根朝天。
牛背一片明, 泥溅全身斑。
蚌壳暗深藏, 刺脚如箭穿!
蓑衣雨濛濛, 晴日汗涟涟。
人知牛辛苦, 狠斥轻着鞭。
不插五月秧, 整田赶时间。
革命同步伐, 归来晚霞鲜。

这首五古几乎全部以白描出之, 整首诗将冬日劳动生活的细节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冬天, 对于劳动者们来说不是一个悠闲的季节, 他们要顶着严寒, 下到田里去翻耕, “翻地深三尺, 老草根朝天”, 一铁锹铲下去, 有时一尺多深, 几锹以后, 牛背上已全部溅上泥斑。“蚌壳暗深藏, 刺脚如箭穿!”一句, 对于劳动的艰辛不易可以说描写得很深刻了! 然而恶劣的劳动条件并没有使战士们的革命信念有所消减。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各种心酸苦累最终都被克服。后者主要代表是〈月夜营地乘凉〉一诗:

21) 臧克家, 《臧克家全集》(第12卷),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290页。

22) 运河, 《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卷》,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8页。

贪凉阡头坐，好风池上生。
群蛙频击鼓，萤火似流星。
明月中天照，人影地下清。
微微蒲扇摇，喁喁絮轻语。
‘菜畦百担水，明日天大晴。’

这首诗也是对于劳动生活间歇的描写，透露出的是诗人在劳作过程中清闲舒适的欢快气息。而当臧克家将这首诗拿给那位同他一起值班的战友看时，战友建议“明月中天照，人影地下清”二句，有些甜熟，删去似乎更好一些。然而臧克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你想想，夏夜中霄，我接你的班，依依不去，两人坐在阡头上，暑期渐消，风有凉意，一个大月亮悬在中天，两个清凉的影子在地上。我爱此景，我爱此情。当我写这两个句子时，根本没想过谁用过它，熟还是生。”²³⁾由此可知‘生活’对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到底有多么重要了！

通过‘干校’劳动，臧克家的身心状态发生了可喜变化，并且收获了醇厚友谊。诗人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表现，从侧面表现出‘五七指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内涵了自己的革命情怀。初到‘干校’时，生活是艰苦的，且臧克家一直体弱多病，每日劳动强度相当大，紧张的劳动生活之余还要进行‘大批判’。然而两年后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好转，‘批斗’渐渐平息，并且对于冰心、张光年、张天翼以及臧克家这种老弱病残有了照顾，他们告别了体力活，去看管菜园。²⁴⁾三年的干校生活不仅给臧克家精神上带来了愉悦感与舒适感，而且他的身体素质也逐渐好转。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臧克家表示，在‘干校’的这段时光使得他多年的许多老毛病都不治而愈了，这可能就是劳动赐予的。“白头去兮黑头归，雨雨风风净尘埃”（〈赠干校返京战友〉），将‘干校’战士初来‘干校’时与回京时的精神状态作对比，写出经过革命战斗生活的洗礼后，战士们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菜班〉一诗也是这方面的表现，诗云：

23) 臧克家，《忆向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9页。

24)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622页。

自芟野草自开荒, 亲手种菜亲口尝。
 阳春带雨剪嫩韭, 夏日黄瓜尺半长。
 傅粉冬瓜似石碓, 菜花引蝶入厨房。
 清晨荷锄雁行出, 傍晚带月始回房。
 日挑塘水三百担, 赤身直射大太阳!
 搭起凉棚护幼苗, 斗风斗雨斗虫蝗。
 拼出十人全年力, 换得四季菜芬芳。

“搭起凉棚护幼苗, 斗风斗雨斗虫蝗”一句中, 三个‘斗’字让我们看到诗人老当益壮, 斗志昂扬! 八十年代中期, 张光年曾经赠送给臧克家一张条幅, 上面写到: “与君共守向阳山, 谨防狐鼠弄黑爪。最是夜阑人静后, 踏雪巡山直到晓。”(《采芝行》)这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 将曾经与朋友臧克家一起在‘干校’守夜班的生活描画了出来, 让臧克家又重新回想起那段美好时光。据臧克家说, 这一条幅在他的客厅中挂了好久好久。尤其是‘干校’生活的后期, 政治环境也有所松动, 诗人们开始夜间在臧克家的房间谈论起诗歌。以前在作协工作时, 一些臧克家与之不熟的朋友也都熟络起来。臧克家表示, 三年的干校生活, 使得他和战友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过去莫不相关的同志, 今天成了亲密的战友。知面知心, 息息相关”。²⁵⁾

3. 题赠书写中的文化寄托

题赠诗是臧克家旧体诗中颇具特色的一类作品。诗人常借具体事物或题赠对象寄托情怀, 在抒发个人志趣与人生感悟的同时, 表达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坚守, 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情结和价值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臧克家的游历足迹范围广泛, 南至香港, 北至松花江。年少作壮游的经历, 不禁让他感叹“山河信美真吾土”²⁶⁾。他的

25) 臧克家, 《臧克家全集》(第10卷),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625页。

题赠诗中有不少数量的诗作都是对于祖国名胜的书写，表现出诗人老来想要壮游的渴望以及深厚的爱国之情，〈登临〉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首诗抒发的便是作者对于锦绣河山的向往。臧克家的足迹踏遍半个神州，曾至武当山、华山、镜泊湖、苏杭……。杜甫有诗云：“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²⁷⁾抒发的是作者晚年所到之地，已非少壮所观之景，惟借诗酒以宽心遣兴的无奈与悲凉。然而，臧克家与杜甫的心境却截然相反，臧克家在面对祖国的山河盛景时，感叹的是“可喜旧游地，都非少壮时”，对祖国的浓浓赤子情，溢于言表。〈题《中国旅游报》〉云：

胜迹千年在，
容颜已更新。
登临神不倦，
山水向人亲。

这里，诗人将山水赋予了人的情感，写出了解放后，祖国山河焕发出新的容颜。面对盛景，诗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正如舒婷在〈致橡树〉中写的那样：“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臧克家的一部分题赠诗，还通过对于历代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的书写，表现他们的满腔正义和浓烈的爱国情。〈题辛稼轩纪念馆(二)〉中的辛弃疾，一生当中都把恢复中原作为自己的志向与目标，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性格豪放，责任感极强的词人却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然而即使是命途坎坷，仍有“力挽山河，浩气贯日月”的满腔激情。辛弃疾最终把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和关切都融入到自己的词作中，“名垂宇宙，文光射斗牛，剩有悲壮词千篇”。

其二，对故乡的深沉歌咏。臧克家对于齐鲁大地满怀情感，正因如此，

26)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446页。

27) 杜甫 著，萧涤非 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07页。

他的题赠诗的另一个主题便是对于乡土文化的歌颂。〈题阳谷水浒纪念馆〉是对于水泊梁山的全景式描写，诗云：

条条好汉气冲天，
虎虎威名代代传。
世间偏多难平事，
五洲到处说梁山。

梁山是水浒文化的继承地和发扬地，苏辙的“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²⁸⁾，便是对于梁山荷花满望，鸥鹭翔飞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世间偏多难平事，五洲到处说梁山”一句，将“大义梁山”的豪情万丈尽情地表现出来。如果说〈题阳谷水浒纪念馆〉这首诗是对于梁山全景式的概括描写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题〈武松打虎图〉〉，作者便将焦点集中在武松这个人物上。诗云：“呼啸一声草木惊，从此冈上少人踪。英雄意气铁拳动，不许人间恶虎行。”这里的恶虎不仅仅是景阳冈上武松打死的恶虎，它也象征着世间横行霸道的恶人，幸好有武松这样的打虎者、除恶者，才使得正义满乾坤。这里，武松也被赋予了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他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人间正义的象征。

4. 时事书写中的民族精神

据臧克家表示，新闻联播节目是他每晚必看的，它不仅能够使人用耳朵去倾听，用眼睛去关注，最重要的是能够使人形象地接触现实生活，从而使自己与人民紧紧相连。²⁹⁾臧克家还说：“正确认识时代，更好反映时代，是作家们的一项神圣职责。”³⁰⁾诗人非常注重文学的时代性，注重对于时事的即刻

28) 苏辙 著，高秀芳 点校，《苏辙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115页。

29)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6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26页。

30)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47页。

记录。在他的旧体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于时事的描写，这些诗作中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民族精神。

余品华说：“民族精神就是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和本位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是使一个民族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³¹⁾臧克家对于体育活动颇感兴趣，虽年事已高，但有着开朗的心境，精神上觉得自己还是个青年。他曾说：“我喜欢体育节目，每次中国健儿参加世界性大赛，我总是坐在电视旁，注视着他们，心，也随之起伏波动。胜利了，为之欢呼；失败了，为之叹息。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令我钦佩。”³²⁾这不仅是对于体育的热爱，更是表现出诗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展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具体到其旧体诗中，〈迎女排〉一诗极具代表。当臧克家看到女排反败为胜，完胜归来时，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喜悦和欣慰，写下了这首诗，诗云：

战罢肩头顿觉轻，
漫将巧手整衣容。
国门踏进堪欣慰，
一片雄心未落空。

在众多的体育运动项目中，臧克家尤其喜欢排球运动，即使自己患有严重的心律不齐病症，也几乎不落一场比赛，为了看球甚至提前服用安宁片，为国之心不言而喻。臧克家因喜爱排球运动，曾经为中国女排写过多篇诗文，加以鼓励和表扬。正因如此，诗人与郎平结成真挚的友谊。当郎平从美国读书归来时，第一个拜访的便是臧克家，不仅让他感叹人间最动人的便是友情。“英雄气概猛如虎，儿女柔情藤蔓长”（〈贺郎平、白帆结婚〉），是对郎平最贴切地评价，也是对郎、白夫妇最真诚的祝愿。臧克家还曾在〈强中强——赞女排姑娘〉中由衷赞美女排姑娘，“狂飙起初凝云散，且看中华铁姑娘”道

31) 余品华，〈论世纪之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2000。

32)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6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91页。

出了女排选手的飒爽英姿。

李宗桂说：“民族精神是对历史积淀的继承，是对历史中形成的精神力量的弘扬。”³³⁾臧克家的一些时事诗词便是通过对于文化名人或者英雄人物的悼思，以表现出诗人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态度。来看〈忠魂——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四十六周年〉：

一把长须见精神，
黄河不渡誓此身。
名城血洗忠魂在，
吟诵常怀范将军。

这首诗写于1984年11月，是臧克家为民族英雄范筑先去世四十六周年而作，全诗直接描写与间接抒情相结合，不仅将范筑先的英姿描画出来，更凸显了他的民族精魂。读毕全诗，我们仿佛看到了如一座灯塔的范筑先，照亮了大西北的半壁天，并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民族精神遗产。他尽自己的全力走进大众，融入人民，因为他知道，只有大众才是克敌制胜的力量之源。1942年，臧克家还曾写过一首长诗〈古树的花朵〉(新诗)，也是为悼念范筑先而作。据说，从材料的收集到作品的完成，臧克家用了一年的时间。然而他的意图并非是要刻意塑造英雄形象，而是想要将范筑先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的血肉灵魂展现得鲜活淋漓。正如这首诗的‘小引’中写的：“生命是脆弱的，死，并不是难事；但，谁能死的像他这样，有声，有响，有光彩？谁有他这样一副肝胆，义气，更叫人激动？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地挂在历史的天空。”再如〈纪念烈士钟毅将军九十诞辰〉中的钟毅，一生充满了艰辛与坎坷，抗战时期，他无时无刻不在跟死神打交道。然而他从未退缩，与其他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抗日英雄一样，他有着共同的家国抱负，但钟毅同时他又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曾作诗云：“男儿仗剑出乡关，不斩楼兰誓不还，太息中原长板荡，要将只手挽河山。”钟毅最终为国献身，实现了自己‘只

33) 李宗桂，《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6页。

手挽河山’的誓言。全诗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有着民族精魂的钟毅，读来让人深受鼓舞！

IV. 结论

臧克家旧体诗创作高峰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后期革命家旧体诗词创作的兴起，使其逐渐改变了对旧体诗的认识；幼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诗教和家庭熏陶，则为其旧体诗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而“五七”干校时期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则直接推动了其旧体诗的大量创作。正是在时代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共同影响下，臧克家完成了由新诗人向兼擅旧体诗创作的诗人的转变。

从题材构成来看，臧克家的旧体诗涵盖友情唱和、劳动生活、题赠咏物以及时事纪实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而广泛。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见闻，也成为其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不同题材的作品共同构建起臧克家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友情诗中体现出的顽强生命意志，劳动诗中表现出的坚定革命情怀，题赠诗中寄寓的深厚文化情结，以及时事诗中彰显的强烈民族精神，既反映了诗人的个体精神品格，也折射出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意识。

总体而言，臧克家的旧体诗既承续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传统，又融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体验与精神诉求。其旧体诗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也为研究中国当代旧体诗的发展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通过对其创作缘起与精神世界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臧克家文学创作整体面貌的认识，同时为当代旧体诗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 臧克家,《忆向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臧克家,《臧克家文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
- 臧克家,《臧克家旧体诗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 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 章亚昕,《臧克家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吕家乡,《从旧体诗到新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 臧小平,《难得纯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 祝一寰,〈诗句常新明日月——论臧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求是学刊》第3期,1988。
- 常文昌,〈看似寻常最奇崛——《臧克家旧体诗稿》〉,《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1994。
- 郭树荣,〈体旧诗新——读《臧克家旧体诗稿》〉,《发展论坛》第8期,2000。
- 廖四平,〈继承与超越——臧克家的现代诗论与中国古代诗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0。
- 吴艳玲,〈苦吟:从杜甫、吴嘉纪到臧克家——检讨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道路〉,《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2004。
- 李遇春,〈臧克家的《忆向阳》〉,《名作欣赏》第8期,2009。
- 李志艳,〈臧克家的生活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北方论丛》第5期,2010。
- 张磊,〈臧克家“五七”路上如何“忆向阳”〉,《江汉论坛》第8期,2012。
- 王成志,〈田园·苦吟·抒情——臧克家旧体诗的诗学渊源研究〉,《중국학연구》제105집,2023。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Zang Kejia entered the most productive period of his classical-style poetry writing. This phenomen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composition among revolutionary figures, his deep attachment to traditional poetry formed in childhood, and his experiences in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 (Wuqi Ganxiao). Zang Kejia’s classical-style poetry encompasses a wide range of themes and subject matters. It includes sincere expr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vivid records of laboring life, as well as occasional poems inspired by objects and imbued with personal sentiments, alongside works that engage with social realities and comment on contemporary affairs.

Together, these diverse themes construct a rich and distinctive spiritual world. Poems on friendship embody a resilient and tenacious will to life; poems on labor reflect a steadfast revolutionary commitment; occasional and dedicatory poems convey profound cultural ideals; and poems on current affairs demonstrate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By integrating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of the times, and value pursuits into a unified artistic whole, Zang Kejia’s classical-style poetry not only continues the realist tradition but also reveals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artistic value.

Key Words : 臧克家(Zang Kejia), 旧体诗(classical-style poetry), 创作动机 (motivations for literary creation), 精神内涵(spiritual connotations)